



中国经典名著

三侠剑

(三)

〔清〕张杰鑫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第三部 五龙二侠二打莲花湖 老剑客出首力解重围

却说老赵子手闻听于蓝报告，萧银龙在莲花湖遇难，遂将萧银龙之事，对傻小子孟金龙学说了一遍。金龙闻听说道：

“萧银龙是我兄弟，我非将莲花湖的贼都摔死不可。”说着话向外就跑，谁要阻拦他，碰上就倒。孟金龙跑出镖局子，不知东南西北，跑出有一里多地，复又返回，向众人问道：“莲花湖在哪里？”胜爷说道：“金龙不许胡闹，跟老夫一同前去。”孟金龙答应一声，说道：“就跟三大爷一同去，非将莲花湖的贼脑袋拧下来不可。”大众一看孟金龙这样，没有不笑的。列位，孟金龙这样浑浊猛愣，他怎么来到的大清国呢？孟二侠对于这样的儿子，为什么还打发出来呢？这里面尚有一段事情，未能说出。

皆因为孟金龙这一日由家中出来闲游，走到邻村赵家峪，正碰上赵家峪的地方伙计赵三，跟他妻子打架，乡亲们劝解不开，都站在一旁看热闹。孟金龙一看，乃是男女二人打架，遂上前劝道：“好男不跟女斗，好鸡不跟狗斗。”赵三一看是孟大少爷，本来认识，说道：“大少爷您别管，这是我的妻子。

她骂我，我才打她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不行，妻子也不许打。”赵三不听，金龙一着急，照定赵三嘴巴子打去，金龙乃是金钟罩的功夫，这一掌震动了脑海，赵三立刻身死。金龙一看赵三倒在尘埃，回头往家中就跑。众乡亲们



一看，孟金龙将人打死，遂在后头跟着他，金龙回头一看有人跟着，遂说道：“谁要跟着我，我将他摔死。”大众一听，谁也不敢在后头跟着他，回到庄中，报告了地方保甲，地方保甲遂来到孟家寨。见了孟二侠，将金龙打死人之事说了一遍。二侠闻听，吓得目瞪口呆，叫老家人快将大少爷找来。老家人说道：“大少爷有话，员外要是找他，就说他上外祖母家去啦，不叫招呼他。若是招呼他，就拎起来摔死。”员外一听，又气又乐：“打死人啦，上姥姥家去就完了吗？”员外遂说道：“就说员外招呼，要是不来，我架火烧他。”金钟罩铁布衫不怕枪刀，就怕火烧。老家人去到后花园，将金龙唤出来，一说员外生气啦，要是不去，就用火烧。金龙没有法子，这才跟随家人来到客厅。一见赵家峪的绅耆，傻小子金龙心中就明白了，叫道：“爸爸，永远我也不打人了！我没使劲，地方伙计就死了。”员外说道：“胡说！打死人偿命。永远不打人就算完了吗？”叫道：“家人！将逆子捆上！”傻英雄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怕二侠的家法，叫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向来不敢违背。金龙闻听，自己将胳膊向后一背，说道：“捆吧。”若不是二侠在跟前，谁也不敢捆他，就是捆上他，他一用力绳子就得断。因为有二侠的话，老家人不敢不捆，这才过来将少爷绳缚二背。二侠将少爷交与众绅耆，叫道：

“金龙，到衙门里你不许无法无天，你若是无法无天，跑到家来，我将你用火烧死，然后我自己一死。”傻小子哭着说道：

“我给您磕一个头，报报您的养儿子的恩吧。”二侠闻听此言，不觉动了爱子之情，两行泪下。此时老安人也



来到了客厅，叫道：“儿呀，但愿上苍怜佑，保我母子还有见面之日。”金龙说道：“孩儿若有灵，半夜三更给您托梦。”母子痛哭，众绅耆莫不泪下，母子痛哭一场，这才将金龙送到本地衙门。本地衙门过堂，传尸主赵三之妻，赵三之妻与赵三夫妻终日吵闹，赵三被人打死，他的妻子并不追求抵偿，在本地衙门供的只求官准嫁人，别的事满不过问。赵三又无有家属。本地方官向上司衙门详文，说凶手与赵三本无仇隙，因劝架误伤人命，尸主只求官准改嫁等语，上司衙门也是原词，送到了王爷府。王子张奇善，无论大小案件，都是亲自审理，接到了这件公事，一问傻英雄，傻小子乃是一个浑人，看公文并无仇隙，遂与大帅石朗说道：“此案本应抵偿，无奈尸主不追求抵偿。人都向着活的，还有向着死人的吗？二千岁辛苦一趟，到乡里调查调查，想法子叫他们私下了解，若是官断不偿命，于国法不合。”二千岁闻听，遂道：“小弟愿往。”带了几名差官，遂说着就来到赵家峪私访，均改扮商人模样。就听百姓们三三两两坐在一处，谈论赵三，有一个老者说道：“火神爷赵三死啦，咱这一方从此得少着几把火呀。”又一个年轻的说道：“孤坟也得刨的少哇。前些日子非跟我借十吊钱不可，我说现在没有钱，等麦子收下来再给，他也答应啦，当日夜间我的柴禾园子就着火啦，您看够多万恶滔天啊。孟大少爷可给咱们除害了。”又一位老者说道：“孟大少爷这场官司可不好打，可惜孟二侠就一位少爷，还是傻老小子。若是给这宗恶人偿命才冤哪。”石朗将此话听毕，心中暗说：“这宗万恶之人，无怪乎他妻子都不追求抵偿。”带差官回到王府，将私访之事，对王子



张奇善说了一遍。王爷闻听，叫道：“二千岁，既然如此，还得二千岁从中私自约出乡老，协同赵家峪绅耆了结此事。”二千岁私自拿出一千两纹银，约出赵家峪的乡老，给少爷孟金龙了结官司。

列位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若不然石家后世子孙昌盛，世代簪缨？这就是祖上之德，天之厚报也。了完官司，将傻小子打了一百板子，去了凶气，放回家来。孟二侠从此可就不敢叫孟金龙出门了，将他锁在屋中。

这一日萧三侠父子看望孟二侠，闻听金龙锁在屋中，三侠劝孟二侠放出少爷，不然恐其锁坏了，岂不成为废人？净锁着不成，总得慢慢的感化。孟二侠也恐怕日久锁坏，遂将金龙放出了，金龙见了三侠与银龙，说了一句：“谢谢三叔。”又叫道：“银龙兄弟，咱们出去玩去！”二侠与三侠两人一听，也乐啦，二侠说道：“萧贤弟，你看这傻东西，将来怎么办呢？”三侠说道：“咱们哥俩没有胜三哥德行大，您看人家胜奎，又精明，又强干，少年老成，一看就是大器之子。您的儿子太傻啦，我的儿子太精鬼啦，俩人若搀合搀合都好了。”老哥俩在客厅闲谈，金龙跟银龙二人到了后花园，银龙可就给孟金龙出了坏主意啦。银龙跟孟金龙说道：“大哥，二大爷从这儿总不叫你出院，前后门都锁着，那够多难受呀？”孟金龙说道：

“没有法子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我给你出一个好法子，你可谁也别告诉。您偷点银子，上大清国十三省总镖局子找咱胜三大爷，到那里跟黄三哥在一块儿有多好哇。省得您一个人在家里，就好似坐狱一样，连一个人跟你作伴都没有。”孟金龙说道：



“我不认识大清国。”银龙说道：“您多偷点银子，先坐船，船到了陆地就下来。有人就打听千佛山真武顶十三省总镖局子神镖将胜三大爷，到了大清国没有不知道的。您先去，随后我还上镖局去呢。”孟金龙听罢，说道：“对啦，若不是兄弟你教给我这好法子，我总在家里，生生的就将我闷死啦。”萧银龙将主意给孟金龙说完了，二人仍然来到客厅，大家用完了酒饭，萧三侠辞别二侠，回归了萧家镇。

再说傻小子孟金龙，到了夜晚，二侠与安人睡着了，傻小子遂暗暗将箱子打开，偷了不少散碎银两。偷的可是小块的，孟金龙有一个心眼，小块的花着省事。孟金龙平常买东西，无论该多少钱，全都是小块银子，不懂得合，所以偷银子专偷小块的，为是花着方便。将散碎银两装了一兜囊，又用手巾包了一包，拿了两身衣服，孟金龙偷着开开房门，来到后花园。一看后花园锁着呢，有心将门劈开，恐怕叫家人听见，报告他的天伦，皆因为孟金龙不会高来高去。孟金龙看了半天，想了一个急法子，拿了三条板凳，两条在底下，一条放在上头，登着板凳上了墙头。里边登板凳上来啦，外面可下不去了，孟金龙没有法子，一歪身躯，“咕咚”一声，掉在墙外，将地砸了一个坑。站起身形，将身上尘土掸了下去，也不管东西南北，往前就走，自己说道：“走得离着家越远越好，不然追上用火烧了。”孟金龙走到东方发亮，来到水旱关口。台湾的兵有认识他的，叫道：“大少爷！您上哪里去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上大清国玩去。”台湾兵说道：“台湾人不许私自上大清国，少爷你有公文吗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不懂



得什么叫公文。”台湾兵一想，他是一个愚人，叫他去吧，管他呢。那兵卒于是并不答理他。孟金龙走到船上，船家问道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咱上大清国找三大爷去。给你船钱。”将手中小包裹里银子完全递给了船家。船家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傻子，将银子收下十余两，剩下又给了孟金龙。赶巧啦，船家已经够载了，当时开船。船到大清国岸口，孟金龙下了船，逢人便问找三大爷，行路的看他是一个傻子，用手一指道：“三大爷在那边。”孟金龙就走，饿了就吃，吃完饭不管多少，就是一块银子，到了夜间不住店，在山坡荒草里就睡。这一日孟金龙来到一个镇店上，将银已经花没了，饿了两天，实在饿得没法子，遂走进一个新开市的饭馆子，进屋就吃，吃完了没钱，站起就走。这个饭馆子是一个武举开的，他吃完就走，武举上前将他拦住，说道：“你为什么吃饭不给钱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饿急了，没有钱啦。”武举叫道：“伙计们，给我打这个傻东西！”伙计们闻听，如狼似虎，棍棒交加，孟金龙向地下一躺，将头一抱，呼呼睡着啦。打完了翻身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们都没吃饭，打不动人。”武举没有法子，打死人得偿命，不照致命处打不动他，武举遂说道：“你不用卖味儿，你要是敢抢人家的褥套，饭算你白吃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敢抢，抢完了你别要钱。”武举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正在说着话，就见正南上来了一位老者，身上披着皮袄马褂，手中提着一个小包裹，孟金龙走到老者跟前说道：“给我将小包裹放下，将皮袄脱下来。”老头说道：“要小包裹倒行，别脱皮袄，受了风了不的。朋友，是线上的吗？吾也是合字的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不



懂，脱皮袄吧。”老头说道：“我小包裹里有好东西，珍珠、猫眼、璧玉。”说着话放下了小包裹。孟金龙一下腰解小包裹，老头一伸手指，照定孟金龙点去，只见孟金龙随手而倒，瞪着眼睛不能动转，上气不接下气。老头说道：“王八羔子，吃到我这儿来了。我是贼魔，我还不知道吃谁呢？”提起小包裹，踢啦踢啦走去，孟金龙躺在地下不能动转，众人看着莫不咋舌。这老者走出不远，复又返回来，向孟金龙肩头上拍了一下子，孟金龙翻身爬起，也不敢要皮袄小包裹。老头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为什么在此劫道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姓孟叫金龙，还叫混海金鳖。”老头问道：“你天伦叫什么名字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咱爸爸叫孟铠。”老头说道：

“混帐！你爸爸，怎么是咱爸爸呢？你再要这样说，我还用手指点你。你的师傅是谁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师傅是夏侯商元。”老头闻听说道：“臭豆腐的徒弟，好没出息，原来是我的盟侄。

你因为什么劫道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吃饭没钱，他们叫我抢褡套。”老头说道：“混帐王八羔子，大白天叫我侄子劫道，犯了罪就是杀。放火烧这王八羔子！”老头又一想，吃饭不给钱，为什么烧人家？回思一想，饶了他吧。遂问道：“你上大清国干什么来了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找三大爷来了。”老头问道：“你找哪个三大爷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忘了姓什么啦。”老头说道：“你还记得是干什么的吗？”孟金龙想起来萧银龙告诉他神镖将三个字，但是还没记清楚，又说道：“我记得是镖神三大爷。”老头说道：“你若不遇我，一辈子你也找不着。走吧，跟



着我走，到了那里不许提我；若是提我，我还用手点你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不说。”老头领着孟金龙来到镖局门口，用手指给金龙，孟金龙这才来到镖局子，要不然孟金龙见人就问三大爷，一辈子也来不到镖局子。这是孟金龙来到镖局子一段倒插笔。胜爷本打算顺便将他送回台湾，不想今日又遇见萧银龙莲花湖遇难，下在水牢，于蓝报信，师徒暗探莲花湖。胜爷、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邱成等，收拾好了零碎，胜爷并与高恒起了名字，叫高俊龙，从此大家俱以高俊龙呼之，不许叫高恒。高恒跪倒身躯，谢过胜爷赐号，爷儿十一位起身直奔莲花湖。

来到莲花湖河坡，胜爷大众举目观看，山上悬旗吊斗，山下荷花盛开。胜爷说道：“咱们前者到莲花湖时，天光已黑，这次到莲花湖，天光大亮；前者是窃探，此次要来明去白。但不知你兄弟吉凶祸福如何。”杨香五在旁叫道：“恩师，那边来了一只小船。”这船是看守稻田的船，只见那船划动桨橹，由东向西而来。此时高恒已将胜爷等背过漩涡之水，送在稻田地内。看看小船来至切近，金头虎叫道：“高俊龙，孟金龙，咱们下水抓船！”三人凫水过去，混海金鳌孟金龙，伸出虎掌将小船捋住，船上喽卒一看，吓了一跳。有一个喽卒说道：

“朋友，我们的瓢把子，东北风。”东北风即黑话之韩字。金头虎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们贼头韩秀。你将船拢到稻田岸吧，你看见那边白胡子老头没有？那是我胜三大爷神镖将胜英。我们也不杀害你们，借你们的船用，我们进莲花湖。”水手闻听，不敢怠慢，金头虎、高俊龙、混海金鳌孟金龙三人站在船上，水手将船拢至东岸，胜爷率



大众上了船，胜爷遂问船上的水手道：“贵姓啊？”这一个水手答道：“在下姓王叫王命。”那一个水手答道：“在下姓吴叫吴生。”胜爷道：“王、吴二位壮士，愚下胜英跟你二位打探一件事，二位可不许隐瞒。现在在下听说莲花湖水牢内困住一位少年，姓萧名叫银龙，二位本是莲花湖的人，必然知道的。”喽卒说道：“您若问此事，提起来话可就长啦，莲花湖自残骨肉。我们韩寨主前日将萧银龙拿住，下在水牢，老寨主于丰恒暗将萧银龙救出，欲要弃山而逃。事被总辖寨主闻知，调队把住清江湖口。老寨主叔侄父女跟萧家父子，一只大船，五只小船，正向清江湖口出发，偏被韩寨主拦住，老寨主于丰恒与总辖寨主僵了火，在清江湖口动手，萧杰父子也加入助战，现在杀得难解难分。”胜爷闻听萧杰萧三侠也来到战场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个事情可闹大啦。怎么萧三侠也来到了呢？”列位，韩秀乃是仁人君子，读书知礼之士，虽然是占山为寇，颇知尊卑长上。韩秀之父临死之时，曾对于丰恒托孤，并告诉韩秀说道：“我死之后，汝亲于叔父如汝父，千万不许慢待，凡事听汝于叔父指教，不许自暴自弃。

如要违背汝于叔父之命，即是违背汝父之命。”韩秀站在床前，哭泣着说道：“父亲千秋之后，孩儿必当奉于叔父如父，不敢违天伦之嘱。”语毕，银枪手韩殿兴老寨主遂歿。韩秀葬了父亲，承父遗业，为莲花湖总辖寨主。老寨主于丰恒乃是第一位老寨主，是事不问，在山中享其幸福。闲暇无事，教授两个女儿、两个侄子的武艺。韩秀对于老寨主于丰恒，敬重真如乃父一般，不敢怠慢，韩秀岂敢跟老寨主于丰恒动手呢？有一句俗语，不怕乡党无好



事，就怕当乡无好人。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皆因为林士佩住在莲花湖内，知道了于老寨主救了萧银龙，欲暗自弃山而逃。遂在韩秀跟前搬弄是非，言说胜英遣萧家父子暗探莲花湖，事情败露，萧银龙被获，老寨主故此弃山而遁。老寨主走与不走没有问题，绝不能叫萧家父子走去，纵虎归山，必定伤人。况且萧家父子果然平安出了莲花湖，岂不叫天下英雄藐视莲花湖没有能人？韩秀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一时间被林士佩愚弄，又加以众寨主俱都不服老寨主之所为，韩秀实出于无法，遂调齐大队赶奔清江湖口，截住于丰恒去路。韩秀焉敢与老寨主交手？林士佩出头作恶人，不叫老寨主出清江湖口，老寨主焉能容林士佩呢？遂大骂林士佩搬弄是非，故此在清江湖口摆开战船，萧家父子、于丰恒叔侄父女与林士佩遂动起手来。

幸亏于蓝报信，胜爷赶到，要不然萧三侠与于家父女必为林士佩所困。

且说胜爷问明喽卒，遂叫喽卒将船奔战场驶去，鱼眼高恒高俊龙与于蓝藏在水底保护小船，孟金龙藏在船舱里面，上面用船板盖满。您道，大热的天孟金龙为何藏在船舱里呢？这是金头虎教给孟金龙的，不叫孟金龙在船上站立。贾明是假装傻，其实更伶俐，专会出坏主意，孟金龙是真傻，可有一宗，他专听金头虎的话，贾明叫他怎办，他就怎么办。金头虎说道：

“你要是在船上站着，莲花湖的贼一看见你，就都吓坏啦。你在舱里藏着，听我的信，等到打仗的时候，我喊你，你就钻出来。”孟金龙真听他的话，就藏在舱内了。三太、香五、茂龙、李煜、金头虎贾明、邱成等站在船后，



胜爷站在船头，船奔清江湖口而来。来至清江湖口，就见大小船桅，犹如高粱地一般，旌旗招展，绣带飘扬。水手停船不敢前进，胜爷说道：“向战船近处开船。”水手不敢怠慢，向大战船近处开船。来至战船切近，只听得人声呐喊，里三层外三层的船只，围着当中的战船。站在小船上，向里看不清楚，胜爷甩了大氅，攀援上了船桅，向当中战船上观看。只见三层大船前面，是韩秀的采莲大船，压着阵角。韩秀左有水八寨八只战船，右有旱八寨八只战船，后有中平八寨八只战船。左右站立着四员猛将，人称四猛，左有韩忠、韩孝，右有韩勇、韩猛，抱着金银钢铁八只大锤。

韩秀身背后有宝刀将韩殿魁。能打的英雄，怀抱着兵刃有一百多位，不到二百位。韩秀船前，四只大船联在一处，下着锚。

这四只大船联在一处，方圆二十来丈宽阔，萧三侠与林士佩正杀在难解难分之处。韩秀之船在南，萧三侠、于丰恒之船在北面，当中四只大船就是战场，萧三侠银髯乱飘，热汗直流。林士佩耀武扬威，手使六十二斤半重狼牙钻，此兵刃九尺九寸长，当中三尺三寸的杆，两头有纂，纂下锯齿狼牙，在莲花湖请高等技师所造，为的是专敌上年纪的老英雄，刀枪剑戟碰上就飞。

此人真是生来的狠毒，林士佩正在闪、砍、劈、剁，将狼牙钻按三尖两刃枪招数使用，但见得，一点眉攒，二撩阴，三扎盘肘，四分心。萧三侠摘、截、撕、捋，接架相还。林士佩按棍的招数泼风八打，庄家十六棍，又换大枪的招数，滑、拿、绷、把、握，劈、砸、盖、挑、扎，



若是别人，刀早就撒手啦。萧三侠刀虽未撒手，怎奈年迈之人，热汗往下直流，衣衫湿透，老英雄气力不敌，喘息不止。胜三爷心中暗道：“我盟弟虽然年迈，刀法精奇，然而气力不敌，倘若刀一撒手，就有性命之忧。”两条腿一松，下了船桅，叫道：“水手向采莲船前开船。”水手说道：“胜三爷，再向前开船，小船头就要撞在大船尾上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离大船近了，我自有主意。”遂亮出鱼鳞紫金刀，胜三爷丹田叫劲，痰嗽一声。胜爷年纪虽大，血气甚足，遂大声喊道：“莲花湖的寨主喽卒众位听真，现有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来也！”众寨主与喽卒张目观看胜三爷，只见头戴一顶鸭尾巾，胁下衬镖囊，怀抱鱼鳞紫金刀，皱纹堆累，白发苍苍，刀似蓝汪汪的蓝鱼，一身紫微微的鱼鳞，老英雄一团精神，不怒而自威。莲花湖的喽卒呐喊：“胜三爷来啦！快把船闪开当子啊！船联在一处，摘不开呀！用解手刀将绳割断吧！”喽卒们将船的铁钩摘开，绳子割断，闪开有六尺余宽，胜三爷兵不血刃，船进重围，由东向西赶奔大战船而来。

来至战船切近，胜爷叫道：“三弟罢战，林寨主不要得理不让人，胜英来也！”萧三侠虚晃一刀，向北一纵，一看胜三爷，心中暗道：“您若晚来一时，我们男女老少俱都丧于此矣。”林士佩向东一看，果然是胜英到了。林士佩心中暗道：

“怎么如此之巧？老胜英来了。我平生只输与此人反背转环八卦刀下。”林士佩也收了招，纵到小船上，回到韩秀采莲船去了。萧三侠由北面纵到小战船上，回北面于丰恒船上去了。金头虎向北边一看，看见了他亲娘舅于丰



恒之船，二老背后有萧银龙、于化龙，后面小船上两个姑娘扶着小孩的死尸，鲜血淋淋。金头虎一看，正是表弟于化虎死了，金头虎用杵照定吴生头上就是一杵，将死尸一脚踹下船去。王命一看，大吃一惊，翻身跳下水去。胜爷说道：“明儿，他们受了半天累，为何打死人家呢？”金头虎说道：“后边小船死的那个小孩，是叫林士佩用钻穿死的。我宰不了大贼，杵死小贼，为是给我表弟报仇。”林士佩若不用钻穿死于化虎，焉有吴生、王命死的死，逃的逃呢？韩秀一看，心中说道：“我的船，我的人，将他们送到地方，将人打死。”韩秀想到此处，遂叫道：“胜老明公！您莫非派萧家父子暗地勾串我家于寨主吗？”胜爷摆手叫道：

“寨主！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我胜英残年之人，我跟寨主素无仇隙，我又不是官人，又不是文武衙门，我打莲花湖有何好处！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；要叫人不闻，除非己莫说。我听朋友谈论，我盟侄在莲花湖受水牢之苦，我前来拜求寨主高抬贵手，萧银龙乃是十三四岁之孩童，请寨主勿为宵小所愚，放了萧银龙。现有跟我胜某为仇作对的，给你我挑拨是非。但听君子话，莫闻小人言。跟我姓胜的有过节，开镖局子有地点，住家有门户，愚下住家直隶莫州古城村，座南的大门，松棚英雄会在江苏，一年三百六十日都开着门经营。他不敢斗胜英，借刀杀人，寨主乃当世的英雄，为何给小人利用？寨主请看，我盟弟萧家父子困在莲花湖这份可怜，于家父女，老的老少的少，爷儿五人死了一人。请寨主施恻隐之心，撤了队伍，放于家父女、萧家父子，不独萧、于两家感激，胜英也感德非



浅。就是寨主拿住于家父女，怎样处治呢？不如寨主开一线之恩，两全其美，何必自残骨肉呢？”韩秀一听，真是金石良言。韩秀心中暗说：“我早想结交胜英，岂不是天假其便？好事不如无，胜老者替天行道，我若交了这个朋友，增光不少。再说胜英并不强暴。”林士佩在韩秀背后叫道：“总辖寨主，老胜英老奸巨猾，以口舌之才，要说出莲花湖去，叫他耻笑莲花湖没有高人。老胜英就是一人，身背后那七位都是学而未成，咱能战的英雄二三百位，老胜英知道打不出去莲花湖，故以口舌之才。”

莲花湖的英雄能战的有二百余位，把胜英困死于莲花湖。他背后那七个我都认识，狼牙钻一扫，结果他们的性命。寨主请看，小船只有八人。”韩秀一看，果然是八个人，怀抱令字旗道：

“胜老明公，我意欲跟您和平办理，皆因我的手下人他们不服。”

久闻明公三只金镖压倒绿林，甩头一子纵横天下，一口鱼鳞紫金刀镇住十三省，我的手下人都要会会您的高艺。明公若能战胜了莲花湖众群雄，我将萧家父子、于家叔侄放行，众位愿欲往哪走，随众位之意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韩寨主要讲好朋友，咱哈哈一笑，两罢干戈；欲要斗输赢，我胜某也只好奉陪。寨主若能和平办理，我胜英感激盛情；如以武力对待，我也不能说不可。寨主与莲花湖的宾朋，短打长拳，马上步下，我姓胜的不含糊。如若群殴，一拥齐上，要将在下胜英乱刃分了尸，我也就管不了盟弟与盟侄了。要将胜英捉住，碎尸万段，那是胜英艺业不高，不怨寨主意狠心毒。韩寨主可派能战的动手，在下奉陪。”



胜爷语至此，飘银髯要握鱼鳞紫金刀。贾明喊道：“胜三大爷！将舱里藏货弄出来吧！”贾明向船内喊道：“大小子出来吧！”就听船舱里面喊道：“好热呀！”将盖舱的板子撞在水内，猛英雄出一头露面，呐喊一声，惊天动地，跺一脚房倒屋塌。大英雄一看，南面上人多，北面上人少，叫道：“三大爷！我先打那边？”南面上人多，又一看北面有萧三侠，大英雄叫了一声：“三叔您来啦！银龙兄弟你也来啦！”北面于寨主遂打发水手，将胜爷的船撑在大船切近，胜爷上了大船，萧三侠说道：“老哥哥晚来一会，我们众人俱都丧于此处了。”此时黄三太大众等也上了大船，站在三老背后。孟金龙打一小船上一跳，将大船砸得直晃荡，几乎翻了船。胜爷说道：“金龙，你认识于老寨主吗？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不认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这是您于叔父。”金龙说道：“他是我叔父？我是他大爷！”胜爷说道：“不许胡说！于叔父与你父乃是结义弟兄。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您给我引见，我就磕头吧。”孟金龙一磕头，将船砸得当当山响，胜爷说道：“别磕头啦。”韩秀此时举目观看金龙，心中一怔，暗说道：“羊群里出了骆驼啦？”身長八尺有余，头如麦斗，项短而粗，豹眉虎眼，虎背熊腰。

头戴绛紫六轮抽口壮帽，身穿绛紫绸子短靠，皮带扎腰。三层皮子缝在一处，若是一层皮子，金龙用力一扎腰就折啦。两条大腿如同房柱，青缎靴子，一尺六七长，黄中透亮的脸面，背后背着降魔宝杵，如意柄一掐粗细，平常人的手攢不过来，后腰下坠一个大皮囊。只听金龙厉声叫道：“我打南边的！”胜爷道：“不许混战，单打独斗，



抱令字旗的是寨主。你上小船，送到战船上去打战。”小船贴在三老的船东面，孟金龙向小船上跳，金头虎叫道：“大小子！打仗的时候，见一个打死一个，一个也别留！”水手叫道：“大少爷，你慢着点，船要翻！”孟金龙说道：“我没有使劲。”水手摇开花橹，到了战船北面，离战船约有三四尺远，大英雄不会纵远，小船贴在大船帮，大英雄向船上跳，犹如砸地脚一般。大英雄跳在船上，用目观看韩秀身后，四猛将捧定金银铜铁八只大锤。大英雄叫道：“四个使锤的小子过来！咱们滚滚！”胜爷在北面上说道：“金龙说话，愚鲁之甚。韩寨主乃当世的英雄，焉能两人打一人？单打独斗。”韩秀令字旗三展，说道：“水八寨、旱八寨、中平八寨，二十四位寨主，哪一位临敌？”由韩秀大船东边，有人说道：“总辖寨主，我弟兄要捉拿镖行的大汉。”这二位，一位是旱八寨的三寨主花枪将柳士永，一位是旱八寨的四寨主花刀将柳士猛：“我弟兄愿往。”韩秀一看，说道：“可不许坏莲花湖的规矩，单打独斗，违令者斩。”二位寨主答应一声：

“知道了。”柳家弟兄由打大船上了小船，柳士永颤花枪，柳士猛抽出大刀，弟兄在一只小船并肩而站。小船由南向北而去，距战船相隔六七尺远，柳士永叫道：“贤弟与愚兄观敌助阵，我拿镖行猛汉！”说罢此言，一抖花枪，纵到大战船之上。大英雄叫道：“小子！你叫什么玩艺？怎么不叫使锤的来，弄一个小破枪干什么来啦？”柳士永叫道：“傻小子！某家乃旱八寨三寨主柳士永，人称花枪将是也！三寨主枪下不死无名之鬼，大汉姓什名谁？”孟金龙答道：“姓孟名叫金龙，别号人称混海金鳌。”大

